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一百三十一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一百三十一

邊防明

遼夏四

上 仁宗乞選用酋豪各守邊郡

劉平

臣聞五代之末中國多事四方用兵唯制西戎似得長策下  
時中國未嘗遣一騎一兵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為眾所伏者  
以其州邑就封之凡征賦所入得以贍兵由是兵精士勇將  
得其人而無邊陲之虞 太祖掃清天下謂唐末諸侯跋扈  
難制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使以下第其俸祿或四方  
有急則領王師行討事已兵歸宿衛將還本鎮雖為長策然  
當時大臣不能遠計亦以朔方李勣興靈武馮繼業移於內地

自此靈夏漸敝中國命將出守發兵出屯千里就糧遠近搔擾十年之中兵民交困靈武既失守趙德明以備守一隅且懼問罪亟馳驛奏願備藩臣朝廷姑務息民即以靈夏兩鎮授之德明潛治甲兵日滋邊患當時若止奔靈夏綏銀四州限山為界使德明遠遁漠北則无今日之患既以山界蕃漢人戶并授之而鄜延環慶涇原秦隴歲宿兵數万今元昊昏逆恣行殺害衆叛親離復與唃廝囉相持已久結隙方深此乃天亡之時臣聞寇不可玩敵不可縱或元昊一旦為人殺戮酋豪代之與唃廝囉相持則西北之患未測矣若以鄜延環慶涇原秦隴四路置兵以為兩道益以漢弓箭羊步騎得精兵三十万比元昊之衆三倍元昊多畏

人心離散與唃廝囉立敵之所必邊州軍轉徙糧草二百餘里不出一月可坐致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土豪授以職名給衣祿金帛自防禦使以下刺史以上次第封之以土人補官校勇者貪於祿富者安於家木期月而人心自定或授唃廝囉以靈武軍節度使西平王使逼元昊河北族帳復出鄜延石州蕃步騎攻西河部族以厚賞招其酋帥其衆離貳則大軍進討以所得城邑而封之元昊不過窺身河外一窮寇尔今元昊倚山界洪宥等州蕃部為肘腋以其勁勇而善戰鬪若失之是斷其左右臂靈夏綏銀不產五谷蕃部馳騁不習山界道路每歲供給資糧以贍之若收復洪宥限以山界憑高據險下瞰沙漠各列保障量以戍兵鎮守此天險也彼靈

夏綬銀千里黃沙本非華土在年調發遠戍老師費財官私  
疲弊以致小醜昌熾此謀之不臧也或朝廷貸元昊之粟更  
示含容宿兵轉多經費尤甚恐北狄謂朝廷養兵百方不能  
制一小戎有輕中國之心然亦須議守禦之長計或元昊潛  
與契丹結為援以張其勢則安能滅西兵以應河北譬如一  
身二疾不可並治必輕者為先重者為後也請召夏竦范雍  
與兩府大臣議定攻守之策令邊臣遵守宣元三年閏十一月十一日  
慶路副都部管

上 仁宗論西邊事宜

陳執中

臣伏見元昊乘天下久不用兵而竊發西陲以游兵而困動  
用甘言而悅守臣一旦連犯亭障延安幾至不保范雍納

詭詐之說失於戒嚴劉平任輕躁之心喪其所部上下紛擾  
遠近駭驚自金明李士彬族破而沿邊籬落大壞塞門至金  
明二百里須列修三城每城屯精卒千人招土民為弓箭手  
寇大至則入保城壘小至則自可駭逐每城選閭閻祗候以  
上寨主都監別以諸司使為蘆關一路都巡檢以填士彬之  
闕仍以兵二千人為三寨之援使上下應接左右相顧為不  
可攻之勢並邊熟羌久居漢地未嘗逃徙者委邊臣拊存之  
潛通賊謀反覆者破逐之至於黠羌尤為難信讓者欲  
結西域諸國為天兵之援且戎狄貪而无親勝不相下恐徒  
耗金帛而終誤指縱涇原康奴滅藏大蟲纓數族久居內地  
常有翻覆之情更賄既以沿邊巡檢彼既不孝於父安肯納

忠於國若交兵之際與賊互出首尾則疆場之憂百倍於前  
邊兵小屈皮膚之傷也民力既窮腹心之疾也凡軍須一出  
於民夫運而妻供父挽而子荷道路愁歎并落空虛今復繕  
修城池欲如河北之制及夏湏成使神運之猶未及况民力  
乎當四路用兵之郊列城禦寇之地騎不並轡車不方軌唯  
涇州鎮戍軍似少平易若不責外守而勞內營誠取笑狂童  
未為上策大役既興春種不入食竭必亡力竭必亂嘯聚千  
百惡黨相從小則掠道路大則攻縣鎮賊兵外擾羣盜內侵  
臣恐宵旰之憂不在於一方矣請且修沿邊城池其次邊如  
延州之鄜同環慶之邠寧不過五七處量為營葺則科率既  
減民力稍蘇仍湏去兵漸減騎卒蓋土兵增則守禦有備騎

卒減則轉餉可蠲優爵秩之科以誘兼井寬茶鹽之法以邀  
入中靜守以驕其志蓄銳以挫其鋒更湏主張將臣使橫議  
不及則忠臣得以及節度士得以忘生也

康定元年上時  
同知樞密院事

上 仁宗乞嚴邊城實關內

范仲淹

臣聞兵家之用在先觀虛實之勢實則避之虛則攻之今緣  
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无三二分若吳賊知我  
虛實必先脅邊城不出戰則深入乘關中之虛小城可破大  
城可圍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沿邊儒將不能堅守則朝  
廷不得高枕矣為今之計莫若且嚴邊城使持以可守實關  
內使无虛可乘西則邠州鳳翔為環慶儀渭之聲援北則同  
州河中府陝鄜延之要害東則陝府華州據黃河潼關之險

中則永興為都會之府各湏屯兵三二萬人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五路修攻取之備張其軍声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无所施牛羊之貨无所售二三年間彼自困弱待其衆心離叛自有間隙則行天討此朝廷之上策也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切計之恐未可以輕卒也太宗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歲月終未收復緣大軍之行糧車甲乘動弥百里虜騎輕捷邀擊前後乘風揚沙一日數戰進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飲沙漠無所獲此所以無功而有患也况今承平歲久中原無宿將精兵一旦與深入之謀保難制之勝臣以謂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則唐漢之時能拓疆萬里者蓋當時授任與今不同既委之以兵

又與之稅賦而不求速効故養猛士延謀客日練月計以待其隙進不俟朝廷之命退不關有司之責觀變乘勝如李牧之守邊可謂善破虜矣惟陛下深計而緩圖之康定元年五月上時為陝西都轉運使

上 仁宗諭願筭三事

歐陽脩

臣伏見自元日入叛逆陝西用兵以來為國言事者衆矣臣切為三策以料賊情然臣忝懦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切自謂可以助萬一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三二十年矣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修民習安而易驚

將非素選而易敗使其羊駘豕突可以奮而深入然國威不  
屈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奪虜掠而去吾以邀擊其  
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戎狄侵邊自古為患其攻城  
掠野敗則走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  
夫假僭名號以威其眾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  
後訓養精銳為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冒退  
所以誘吾兵之勞也或擊吾之東或擊吾之西乍出乍入所  
以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少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  
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兵已老民已疲不幸又遇水  
旱之災調歛不勝而盜賊群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  
可以使吾不堪其忿困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勞

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  
吾窘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益窘則賊謀無施不可  
此兵法所謂不戰而廢人兵者此上策也賊今方用之全三  
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  
自食其民自古以來未有四十五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  
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為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  
僭叛媢書已上逾年而不出則鋒不可當執却蕃官獲吾將  
帥多禮而不殺其兇謀所蓄皆非倉卒者也柰何彼能以上  
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為計以撓我我无長策以制  
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  
闡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敵之謀內察國之勢

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計也所謂廣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而西人已困矣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強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廣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為強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以此不待言也試言其攻昔秦席六王之強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啓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一舉而滅者然秦漢尤強其所難攻者今元昊之地是也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未知所得天威所加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得賊竄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能為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十五

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培克細碎既以无益而罷去矣至於鬻官入粟而下無應者改推貨之法而商旅不行是四十五萬之人唯取足於西人何為而不困困而不起為盜者源水旱耳外為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之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力推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全而兵可以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為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効故為長久之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突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

曰通漕運臣聞今為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為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至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日胡為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方石是時運路未修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萬餘石隋文帝時泚水為倉轉相運致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關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卒泚河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為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

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其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在三門阻其中耳今宜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尚當為之况昔人行之未遠今人之行之而豈難哉按耀卿與晏初治漕時其得尚少至末年其得十倍是可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丹折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然自南陽道丹折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皆自古用兵往來之徑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祖入關其兵



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且自雒陽為都  
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自武昌漢  
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二州之物  
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為輕車入輦而逆之募置逆兵  
為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  
多美木近漢之人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其不難也前日  
陛下深郵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給西用而道路艱  
遠輻運踰年不能畢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  
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使從京  
師轉輸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  
武關與至京師近遠等者與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

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幣以錫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  
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及地利臣聞昔之畫財  
利者易為功今之言財利者難為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  
其不足則煮海鑄山推蒸與酒征關市而募舟車尚可有為  
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  
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取民之法於  
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縻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  
猶有可為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產  
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士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  
可為也况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  
用乏趙過為代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事

欲出擊而充國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追詔罷兵而  
治屯田於極邊以游兵而防虜寇則其治田不為易也猶  
勉為之方曹操屯兵許下時強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  
戰爭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  
地歲得數百萬石其後郡國皆出積穀數百萬隋唐田制尤  
廣不可勝率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  
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由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  
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請率其近者  
自京邑以西地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弃也蓋人  
不勤農與大役重而逃亡之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  
督之使勤以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

者方議之矣充兵之人遂弃農業詎云教習聚而飲博  
資其家不願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為患  
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  
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為賊其尤可甚患者京西素貧之地  
亦有山澤之饒民唯力農是仰而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  
二人為游手九十八九州以上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  
食是相靡耗而重困也今誠能及驅之使耕於弃地官貸而  
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土募吏之習田者為之田官  
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 太宗皇帝時嘗貸陳  
蔡民錢使市牛而耕 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  
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買牛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為買

之不難得也又宜重為法以困所謂私牛之客私牛之客不容於民而樂為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無不足而官市者不多且鄉兵本農籍而為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使不得群遊而飲博以為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歲任耕廢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又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東西之地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亦在積穀惟陛下詔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推商賈之利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為國之患以漢以來欲為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為國者與商賈者趨利日巧其至甚也商賈坐而擁利其故非

與利廣也夫與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而為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為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变則一歲之間所損已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為國之利多者茶蓋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行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弃而焚之前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為便有司既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群商而散之先為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負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

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發之二年十未減其二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資國之錢幣耳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壤也夫大商之能蓄其貨者豈必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爲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爲多也今爲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爲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爲術者不惜利而誘大商此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又今商賈之難以術制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來利薄則止不可以號令召也故每要有司變法利既薄則小商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

適得獨賣其積貨息至者勉趨薄利而來故變法而刻利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爲大商賣積貨也今必欲以術制商宜盡括居積之物官爲賣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小商以利爲生一歲不營利則有違違之憂彼蓋不能守積錢而閑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大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莫若痛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鹽者禁益密則官法愈多而刑繁若乃懸官自爲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自爲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輜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也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取守而扞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

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而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康定元年十二月上時為太子中允兼閣校勘

上 仁宗論夏賊未宜進討

范仲淹

臣聞昨賊界投來山遇嘗在西界掌兵言其精兵纔及八萬餘皆老弱不任戰鬪始賊眾深入蓋為官軍以分地自守既不能獨禦賊鋒又不能併力掩殺彼得其便繼為邊患其虜刃止口牛羊亦不曾追奪故安然往來如蹈無人之境今社州東路合隄防之處已令李吉與東路巡檢駐軍延安寨其西路亦委王信張建侯狄士月黃世寧在保安軍每日訓練及

令西路巡檢劉政在德青寨張三 以在政縣密令分布兵馬條賊奔衝放令入界會合掩擊 數路並入且併眾力禦敵或破得一處即便邀擊別路其環慶路已遣通判馬端往報總管司令一如鄜延路設備如此則可以兼勝而破賊也今須令正月內起兵則軍馬糧草動踰萬計山川險阻之地塞外雨雪暴露僵仆使賊棄之所傷必眾况鄜延路已有會合次第不患賊先至也賊界春暖則馬瘦人飢其勢則易制及可擾其耕種之務縱出師無大獲亦不至有它虞自劉平陷沒之後修城壘運兵甲積糧草移士馬大為攻守全勝之策非為小利而動如重兵輕舉萬一有失將何繼之則必關朝廷安危之憂非止邊患之謂也苟自今賊上不擊是臣之

罪也兵法曰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不戰可也臣昨於九月末至鄜延路便遣葛懷敏朱觀入界掩襲族帳蓋與今來時月不同非前勇而後怯今若承順朝旨不能持重王師為後大患雖加重青不足以謝天下苟伺春暖舉兵尤未能失策且元昊稔惡以來欲自尊大必被奸人所誤謂國家太平日久不知戰鬪之事又謂邊城無備所向必破所以恣桀慢之心侵擾不已今邊鄙漸飭度其已失本望况已下敕招攜族帳首領臣亦遣人探問其情欲通朝廷柔遠之意使其不僭中國之號而修時貢之禮亦可俯從今鄜延是舊日進貢之路蕃漢之人頗相接近願

擊但天行討伐臣亦以恩意歲時之問或可招納如先行攻掠恐未能擒其聚落如白豹之功官軍既退戎類復居狼心重報增其怨毒邊患愈滋無時敢暇若天兵屢動不立大功必為夷狄所輕臣又近召張亢到延州熟議亦稱願與戎人相見於界上臣所以存此一路者一則懼春初盛寒士氣愈怯二則恐隔絕情意偃兵未期若施臣之鄙計恐是平定之一端苟歲月無效遂舉重兵取綏宥二州擇其要害而舉之屯田營田作持久之計如此則橫山一帶蕃漢人戶去昊賊相遠懼漢兵威逼可以招降或即奔竄則是去西賊之一臂拓疆制寇無輕舉之失也

慶曆元年正月十一日時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知延州先是

康定元年閏十一月朝廷詔鄜延經略路取正月上旬進兵入討西賊故仲淹上此奏

上 仁宗乞光修諸寨未宜進討

范仲淹

臣近准陝西都招討使夏竦牒連到朝廷指揮所有行軍所  
須令三司與韓琦等商量疾速擘畫應副者臣今據鄜延路  
部管葛懷敏等申所要軍須糧草共四狀繳連進呈臣相度  
前項軍須糧草万數不少是一兩月辦集未得如令辦搬運  
上項隨軍輜重糧草又須用廂軍二三方人必慮諸處廂軍  
數少起發不得或使駱駝騾子一二万頭即山路險隘與兵  
馬三二百里轉難主管若多差人夫即恐有雨雪之變崎嶇  
暴露稍有驚危便多逃散拋棄糧草為賊之資臣切見延州  
廢却承平南安長寧安遠寨門槁樁六寨之後自延州去賊  
界二程斥埃漸遠賊馬動息不可知又退却疆界賊轉滋

又况延州東路廢却諸寨歸明弓箭手及皆流移舊寨未  
得又諸寨側近蕃部亦多驚起在近裏與漢戶雜居今春未  
有土田耕種若不修復舊寨其蕃部既無活路恐糾率打劫  
近邊人戶走入橫山賊界則其患不細臣又聞得橫山蕃部  
散入岩谷多設堡寨控扼險處入界之時兵少則難近多則  
難行假使主將智勇能奪其險彼則遠遁我無所獲須過橫  
山後方到平沙却無族帳可取其討伐之計須是將帥出奇  
兵從天落則有非常之功似今重累而行實憂不利臣雖密  
奏朝廷留此一路未速討伐以示招來之意其邊界舊寨未  
可不謀乞作聖意指揮遣近上使命急至鄜延路令與臣催  
促諸將於二月半後出兵萬餘人於廢寨中揀有利處先次

修復未須大段軍須只以隨軍運糧兵夫因便與工候夏  
亭選驍捷將兵以守之既逼近蕃界彼或點集人馬朝夕便  
知大至則閉壘以待隙小至則扼險以制勝彼或放散人馬  
亦朝夕便知我則運致糧草以實其備彼若歸順我已先復  
舊疆彼未歸順我已壓于賊境橫山一帶在我目中強者可  
襲弱者思附此亦禦邊之一事然修復諸寨亦動軍民煩費  
不少比之入界勞弊則有經久之利而無倉卒之患且安存  
得東路熟戶蕃部并歸明弓箭乞聖慈裁酌慶曆元年二  
月上仲淹繼

此又言臣所以不敢更動前議乞擇廢寨中有利者先次修  
復一則安存得上項熟戶弓箭各着農畝無畔離之患二  
則遮障漢戶且為籬落三則耕作地廣糧草易為四則賊寨  
逼近蕃界之後賊為聚散朝夕便知易為設備五則將安  
諸將在彼就近為謀賊夫至則守小至則擊有間則攻  
不得安耕不得時然後可以降集可使逃隨此固懷賊之一

上 仁宗論出界攻討未便

龐籍

臣伏以元昊父子受國大恩一朝反叛今朝廷定議討伐以  
正逆順實合大義然此時吳卒須為万全之策臣謂用兵之  
道必先度我將既良我士既銳然後料敵之虛實乘其釁隙  
而一舉滅之去秋鎮戎之戰依城壁據根本以主待客而諸  
將或傷中而退或閉城不出其士卒既無用命赴敵之心使  
賊殘毒人命剽劫財物從容進退如入无人之境可謂將不  
良士不銳矣元昊君臣之間未有釁隙又間謀阻絕死由知  
其虛實而便出界攻討此不可不為朝廷憂也去春劉平等  
陷沒之後邊城人心日久惴慄幸即時更張軍政以聚士卒

東庶幾畏懼早思款伏前後凡六奏事  
取平等十二寨蕃漢之民相踵復集



之氣漸振儻復一出不利則衆意愈憤必難再奮也況出界  
之後山川道路我軍素未經涉須以蕃部為鄉導則其詐  
不可不防若至險隘之處部伍輜重尾首遙遠忽有伏兵鈇  
掠則必至潰散况黃德和敢手下潰兵不少至今招集未獲  
若數方衆更潰而散不敢歸益生邊患不細臣切度廟謨以  
大兵屯聚已上費國力下困生民欲決於攻取之計其餘  
將佐士卒未能如意或且為歲月持守之備汰去冗兵只留  
精銳在邊數少則費用日寬兵精則是禦捍賊地所產之物  
嚴法以絕之使不得與邊人市易既劫掠無所得兼負利无  
所通其勢必日蹙如更益練精卒俟其寡隙可乘然後大率  
燕幾有万全之策也

慶曆元年二月上  
時為陝西轉運使

上 仁宗論攻策七不可

田况

臣伏見昨夏竦等為累奏詔以師老費財慮生它亦今早為  
經畫以期平定故韓琦等入奏畫攻守二策以稟聖鑒其守  
策最備可以施行不意朝廷便用攻策今一旦稟命不敢持  
兩端非有夙定之謀必勝之勢倉卒牽合殊無紀律昔繼迂  
屢擾邊陲太宗親部分諸將五路進討或遇賊不擊或戰而  
而還又嘗令白守榮馬惟忠護送糧餉於靈州諸將多違詔  
自奮浦洛之敗死者數萬人今將帥士卒素已懦怯未甚更  
練又知韓琦尹洙所建之策恐未皇稟復臨事進退有誤大  
率請以事驗之且行師有期便須協力今鄜延路總管司馬  
懷敏等須索百端料必不能應副足以為辭此不可者一也

議者以謂賊嘗併力而來我嘗分兵以禦聚寡不敵多貽敗  
衄今若全師大率必有成功此思之未熟尔夫三軍之命係  
於將帥之材材有小大智者遠近以漢祖之善將不若淮陰之  
益辦况庸人乎苟徒知大眾可以威敵而不思將材否  
此禍之大者也兩路之入十餘萬人庸將驅之若  
若據險設伏邀截衝擊首尾前後勢不相援則奔  
邊臣所共獎者朱觀葛懷敏尔近於鎮戎軍界劉璠定川等  
兩川西賊境中生聚牛羊皆迂徙遠去惟空族帳守者三  
百人輒來抗敵諸將奔走駭亂幾不自免部隊前後不復可  
齊兵甲械用大為攘奪今兩路齊入併擊劇賊若利則邊  
防莫守別貽後患安危之計決於一幸此不可者一也自西

賊叛命以來雖屢棄機會然不敢深寇郡縣以屢其欲者非  
算之少也蓋以中國之大賢俊之盛甲兵之衆未易可測今  
我師深入若无成功大國威靈益為彼輕况賊墮奸計以至亡  
虞此不可者二也議者又云將帥之間雖未足倚下流勇進或  
有其人自劉平石元孫陷沒一氣挫怯未易勇奮今兵數  
雖多疲懦者衆以庸將驅怯兵入不測之地獨近下使臣數  
輩干賞圖利欲邀奇功未見其利此不可者四也議者又云  
非欲深絕沙磧以窮祆巢但淺入山界以挫賊氣如襲白豹  
城之比臣謂乘虛襲掠既不能破戎首拉兇黨但殘戮孱  
弱以厚怨毒誠非王師吊伐招徠之躰然事出無策為  
彼之所為亦當雷震電逝往來輕速以掩其不備今與

師十萬鼓行而西賊已巧為計謀盛設隄備清野據險以  
待我師何襲挫之有此不可者五也自其寇邊人皆知其  
誅賞明計數黠今未有間隙之可窺而暴為此卒計事者但  
欲決勝於一戰幸其或有所成否則願自比王恢以待罪勇  
則勇矣其如國事何此不可者六也昨延州范仲淹奏之朝  
廷開包荒之量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擊但未  
行計伐容示以恩意歲時或可招納令其洙到延州商量仲  
淹堅執前奏未肯出師若使涇原一路獨入則孤軍進退憂患  
不淺今諸處探到事宜多言吳賊竄我師諸路入界則併兵  
一處以拒敵與招來入社文廣所說一同此正陷賊計中此  
不可者七也以臣所見夏竦韓琦尹洙同獻此策今若奏乞

中罷則是前後自相違異殊無定筭欲果決進討則又仲淹  
執議不同或失期會乞兩府大臣定議但令嚴設邊備若  
更有侵掠則須出兵邀擊以摧賊勢如復怯懦各賊殺掠當  
以軍法從事或探得賊界謹自守備不必先有輕率恐落奸  
便如此則全威制勝有功而無患也然自議攻討以來賊中  
呼集醜類廣為防守迁移勞擾未嘗少安至今却有通款  
意亦不為無益至於驢畜軍須之物虛煩調發却欲罷兵亦  
是事之小者臨時分擘處置亦不為難所願者安危大計不  
乞密降 朝旨 總管司 慶曆元年二月上時直集賢  
院與西路經略安撫判官

上 仁 兵策十四事

田况

一曰自旦 賊弄兵侵噬西蕃開拓封境僭叛之迹固非朝

廿一  
始於漢界緣邊山險之地三百餘處修築堡寨欲以收集老  
弱併驅壯健為入寇之謀初貢嫚書亦未敢擾范雍在延州  
晏使王文恩輩先肆侵掠規貪小利賊遂激怒其衆執以為  
薛王師伐叛弔民之弊自此失之劉謙高繼嵩等破龐誦族  
任福襲青諸族任福襲白豹城皆指為大功無不殺戮老弱  
以為首級彼民皆訐寃於賊以求復讎吾民受制異類而又  
使無辜被戮毒貫人靈上下文移皆謂之打虜吁可媿也或  
謂國家以不用兵將卒未練欲使趨功驚利習於戰鬥不然  
賊界諸處設備其謹嚴行打族俘獲無幾陷沒極多如蘇仁  
禹打瓦娥族亡三百四人無所獲任政打開訛堡亡一百九  
十三人秦鳳部管司打隴波族亡九十六人各獲首一級

府軍馬司入賊界牽制三百八十八人斬賊十八其餘大  
小獲無足言者以此計之實傷挫國威取賊輕侮自今宜且  
罷打族但嚴設備守以俟賊至然後別為之策以破奸謀二  
曰自昊賊寇邊王師屢戰不利非止人謀不善抑亦衆寡非  
敵近因好水川之敗士氣愈怯諸將既沒牙隊之兵罪皆當  
斬朝廷普示寬貸欲為招輯伸恩屈法事非獲已軍中相勸  
以退走自全為得計陝西雖有近二十萬防戍城寨二百餘  
處所留極少近又欲於鄜延環慶涇原三路各抽減防守戍  
兵鄜慶渭三州大為屯聚以備賊至然今鄜延路有兵六萬  
六千餘人環慶路四萬八千餘人涇原路六萬六千餘人除  
留諸城寨外若逐路盡數那減屯聚一處更會合都監都

手下兵併爲一陣極不上三二萬人賊若分衆而來猶須方  
決勝負或吳賊自領十餘萬衆我以三二萬人當之其勢固  
難力制議者但以擊衆幸於偶勝非萬全策也夫能以  
寡擊衆徼一時之勝者或得地利或發奇策非可恃以爲常  
今必敗之形洞可前照而恬然坐視莫知更爲計也議者又  
謂賊若併兵而入則率它路援兵以禦之且賊每入寇既有  
所得颺馳霧卷一夕而去他路固無所及矣或謂收保邊民  
持重以觀其勢可擊則擊不可則已賊不過破毀民生因食  
野積而歸尔此苟一日之不敗則可也深慮後患有異於斯  
臣去冬在都下嘗聞主大夫相與言謂小羌不足憂何則賊  
命之初我無邊備若兵隨擲至則關中安危未可知此賊

之失也自劉平石元孫陷沒中外震駭賊若長驅而至誰能  
當之此二失也臣始聞此說亦誠謂此賊之易也今觀其  
包藏變譎圖全擇利乃知所謂失策者實賊之得計也且賊  
之未敢長驅亦猶我之未可深入所以然者主客異勢進退  
懷疑邊防之兵並出其後險要之地或斷其歸是決成敗於  
一舉豈勝筭哉自李彬被虜劉平等敗沒延州之境蕩然一  
空日者山外之民殺掠奔潰已亡大半是渭州之境又漸空  
矣料賊今秋或來春猶且驅劫而已必使我藩籬尺空表  
裏可見然後攻城破邑漸謀長駢則死後顧之患臣所以  
謂關中安危漸不可測願朝廷爲勇斷之計也斷之勇者  
在乎發內帑之財募陝西河東強壯之民五十萬人分屯

鄜延環慶涇原三路俯及防秋則以逐處弓手分番戍守  
城寨而參以正兵每路及五六萬人以上精加訓練我軍既  
衆其氣自振也必曰募民兵則衆情不安增邊戍則大費不  
贍此循常拘泥之論也且民兵之法 祖宗所行迄今軍中  
餘老多在加之出錢募募非同點差其中必有樂於効用者  
且內帑之積 祖宗本爲用兵今乃其時也三曰用兵之法  
當先有部分部分進退權於大將旗鼓常在中軍自西陲用  
兵每戰必敗好水川之戰任福實爲大將而不能指麾統制  
以爲已任乃自率一隊前當劇峰矢盡勢窮而後陷沒忠勇  
之節雖可嗟憫然論其才力止一卒之用夫部分不明多則  
不能辦少則不能勝進無所勸退無所止一有紛亂則其勢

北矣欲矯此弊在乎先求大將之才峻其威權而尊寵之如  
葛懷敏爲鄜延部管張亢爲鈐轄當以偏裨之補但奔走麾下  
若犯令即當誅之乃平牒往來動皆鈞禮韓琦范仲淹爲經  
略副使葛懷敏見之禮容極慢上下姑息三軍之上何所法  
耶夏竦陳執中不能身當行陣爲士卒先至於選擇大將明  
定部分乃其職也乞朝廷降詔令更互巡邊來察邊臣中有  
材任大將者特與不次拔擢其驕怯之將每自顧重不爲  
國家盡力者奏罷之則部分立而功可冀矣四曰自古用兵未  
有不由間諜而能破敵者也吳賊所用謀者皆厚加賞賂極其  
尊寵故規我機宜動必得實今邊臣所遣刺事人或臨以官  
勢或量與茶絲止於熟戶族帳內采道路之言便爲事實賊

臣變詐重成疑惑今請有入賊界而刺得實者以錢帛厚賞之賊將  
野矣剛浪陵遇乞之徒皆元昊親信分廬主兵俯近漢界出入從  
者不過一人若能募死士陷首碎首是去賊之手足王公嘗  
欲用此策但朝廷不惜羨官重賂則功豈難圖唐置都  
護府掌撫慰諸蕃征討斥埃及行賞罰叙錄勲勞其屬有長  
史錄事功食戶法諸曹得為開府之盛國朝承五代之後事  
歸邊防當西陲安輯時朝廷故无意及此今昊賊大肆殺掠  
汭邊屬戶各顧家族心生向背又使奸人恣行誘脅以此賊  
勢轉盛而邊候无復扞蔽今新置招撫蕃落司所謂招撫者  
非飲食不足以得其驩非財賂不足以回其意非術數不足以  
鼓其動非刑誅不足以制其驕曹偉在秦州誅

揮使雖又有武勇至於招撫之術豈可倚耶環慶一路熟  
未嘗經賊殘破部族全整人堪戰鬪若綏御有術可得精  
兵數万請令都管等官上王懷端協力招撫仍只令韓琦王  
公龐籍張奎同領之事之大者關報都部管司其餘知州通  
判更不兼管以養正兵万人一歲之費為招撫之具則事无  
不濟自來熟戶販鬻青白鹽以來厚利今一切禁絕之欲以  
困賊然絕熟戶之利死以資其生太宗朝鄭文宝請禁青白  
鹽以困賊迂可不戰而屈人兵詔自陝以西市之者皆死  
其後犯法甚衆戎人乏食寇抄邊郡內屬万余帳歸繼汗命  
錢若水馳傳視之因詔盡復舊制戎人始漸歸附今日之勢

若厚加招抚稍寬益禁則熟戶无不得用議者疑邊鎮已奢而又與費不訾亦至計也且國家通使喃厮囉欲誘以為用賜帛二万以促其出師終无實報是捨熟戶近成之效而信西蕃遠妄之言豈至計耶自吳賊破犛牛城築瓦川會而喃厮囉遠窺歷精城偷安苟息其子忙檀角曠檀自立皆為仇敵尚不能制矧能為吳賊輕重邪温浦其乃喃厮囉親信首領之豪其子一声余能有衆万餘最為強盛乃与吳賊結姻喃厮囉日益危弱今欲以為國家用非臣之所能知也以此論之招抚熟戶又無愈於彼乎六曰環慶路投來蕃部極多夏竦等徵延安之前失慮賊馬奔衝山廐為患然漢唐州界給曠土使就生業又以其不肯前往若驟加起遣

搖惑致生事若招撫番落司得人令躬至族帳察其心之向漢者給沿邊閑田蠲於熟戶或度其後必生變者徙之內地然恩威裁制其事且端苟非權謀未易集事也七曰蕃落廣銳振武保捷皆是士兵材力伉健武藝精強戰鬪嘗為士卒先自吳賊擾邊以來惟士兵踴躍志在爭功其如請給其薇不及東軍之下者糧武料錢五百而二百五十為折支積數月一支又皆屬軍家堪之物如新添虎翼兵自南中選填材質綿弱而卒不知戰鬪見賊恐死傳者皆以為笑朝廷但且以塞數為名而已若月添士兵請給事恐難行請遇特支比常優加其數或別定南郊賞例以激其心則其立功必不在東軍之後矣八曰沿邊屯戍騎兵軍額高者无如龍衛關其



間有不能被甲上馬者况驍勝雲武武騎之類馳走撈弓不  
過五六斛每教皆望空發箭馬前一二步即已墮地以賊  
甲之堅縱使能中亦不能入况未能中之請密料邊兵益步  
卒而減騎軍但五分得一足矣以一騎軍之費可贍步兵二  
人而又寬市馬之煩擾違害就利莫善於茲也九曰西賊每  
至諸城寨不料衆寡並湏出戰稍有稽違皆以軍法從事使  
趙奢李牧周亞夫授任於今日獲罪必先於諸將矣邊臣耳  
死事猶獲子孫之福不敢持重伺隙自取嚴誅令若遇寇大  
至且堅壁以守須會合諸路兵馬可以取勝則令出戰若賊  
衆不多而畏懦不即追討並行誅之十曰主將用兵素素抗  
而威臨之則上下不相附指令不如意西賊首領各將種

之兵謂之一溜少長服習如臂之使指既成行列牽手掩口  
然後敢食膾酋長遙見其語言其整肅用如此耶任福在慶  
州蕃漢各已信服士卒亦已諳練一旦驟移涇原值賊至麾  
下隊兵逐急差撥諸軍將校都不識面勢不得不隨覆公請  
諸路將佐非大故毋得輕移易庶幾責其成功十一曰古之  
良將以燕犒士卒爲先所以然者鋒刃之下死生俄頃固宜  
推盡恩意以慰其心李牧備匈奴市租皆入幕府爲士卒賞  
趙充國禦羌戎亦日饗軍士太祖用姚全斌董遵誨抗西戎  
何繼筠李漢超當比虜人各得環慶齊棣一州征租農賦市  
牛酒犒軍中不問其出入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窺邊臣前通  
判江寧府因造紙甲得遠年帳籍見曹彬征江南日和州逐

次起餉猪羊肉数千斤以給戰士近范仲淹在延州奏乞比  
永興軍秦州支米造酒有司之吝以為無例而罷今請渭延  
慶三州及諸路部管司並特支米造酒仍比都管司別給隨  
軍錢務令贍足除軍負外其餘士卒每一季或因都閱或值  
出入並須量有露及以慰勞苦古者命將出師關外之事无  
不專制財糧用度豈有異司今主兵主財者皆力敵機均紛  
然相制豈國家任人責功之大弊邪十二曰功作器用中國  
之所長非戎狄可及今賊甲皆冷鍛而成堅滑光瑩非勁者  
不可入自京齊去衣甲皆軟脆不足當大石以朝廷之事力  
中國之伎巧乃不如一一羗乎由彼專而精我慢而故也  
今山下逐處悉令工匠冷砧打造鐵甲鐵鎗赴緣邊先用

大九斗力弓試射以觀其精深淺一間 太祖朝舊用  
絕為精好但歲久斷綻乞且穿貫三五万餘均給四路亦足  
以禦敵也十三曰今春夏賊寇邊器攻城之具極為拙鈍  
此特緩吾備也料賊年歲間破尺絲邊籬落必驅迫漢民熟  
戶使為先登以攻城邑邊城一有不守事故可憂今宜築城  
寨雖漸完固其如軍民不知守城次第請下河北選守城卒  
三五十人諸處指教善治需用大為之備賊動必求全常顧  
後患若邊城堅守攻之不拔則亦未敢長驅而深入也十四  
曰吳賊蓄謀歲深及更漢法自作祆書非恩信可以縻文令  
所能動若非天威振赫大挫姦鋒其勢未已漢界与賊山界  
相接人民繁庶每求入寇則科率粮草多出其間山界之民

引弓甚勁與賊爲戰所謂步奚此皆去賊地遙向漢其迹若  
承戰勝之勢賊若皆散承其不滿分路進兵而攻取之抗禦  
者誅殛降順者招徠老弱無辜係之南徙其間險要可守之  
地則築堅壘以據之所得土田給與有功勳戶必不可守則  
縱兵破蕩以弱賊勢若請命歸款則裁割縱捨制之在我弭  
患如此則邊陲可安矣

慶曆元年  
五月上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一百三十一

皇朝諸臣奏議卷第一百三十三

邊防門

遼夏五

上

仁宗論范仲淹蒼元異書

孫沔

臣伏目前月以來聞中外言吳賊使高延德持書呈延州有  
歸伏朝廷之意范仲淹以書諭之令去僭號方可納款仍聞  
大臣頗有異議或言忠義可賞者或言專命可戮者此數人  
皆平斷天下事何是非智識其相遠悖如是又臣寮上言者  
多相矛盾竊恐衆論紛撓以致惑亂視聽臣昧夕思之未知  
孰得令偶有所見揣吳賊情偽之計原邊臣得失之謀其理  
有三敢悉陳之萬一上合聖聰亦愚人之極慮也一者以

引弓甚勁與賊爲戰所謂步矣此皆去賊地遙向漢其迹若  
承戰勝之勢賊若皆散承其不滿分路進兵而攻取之抗禦  
者誅殛降順者招徠老弱無辜係之南徙其間險要可守之  
地則築堅壘以據之所得土田給與有功勳者必不可守則  
縱兵破蕩以弱賊勢若請命歸款則裁割縱捨制之在我弭  
患如此則邊陲可安矣

慶曆元年  
五月上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一百三十一

皇朝諸臣奏議卷第一百三十三

邊防門

遼夏五

上

仁宗論范仲淹蒼元異書

孫沔

臣伏目前月以來聞中外言吳賊使高延德持書呈延州有  
歸伏朝廷之意范仲淹以書諭之令去僭號方可納款仍聞  
大臣頗有異議或言忠義可賞者或言專命可戮者此數人  
皆平斷天下事何是非智識其相遠悖如是又臣寮上言者  
多相矛盾竊恐衆論紛撓以致惑亂視聽臣晝夕思之未知  
孰得令偶有所見揣吳賊情偽之計原邊臣得失之謀其理  
有三敢悉陳之萬一上合聖聰亦愚人之極慮也一者以

陞蕃戶久來貿鬻羊馬藥物歲數百萬至於米糧飲食皆取  
資於內地自昊賊背逆凡二年謹察邊方禁絕交易彼又驅  
率鬪戰殺害父子量其蕃族怨望者衆矣今忽來歸順者蓋  
知中國必未納其姦謀將給其族類必曰我爲爾請和通其  
有無朝廷未允耳此將以激怒其衆使爲邊患也二者近聞  
昊賊入寇涇原騎十餘萬此亦慮我知其盡銳離於巢穴而  
以別路攻其不備故使延德僞來貢款而緩我鄜延一路之  
兵也三者范仲淹夙負時望多士歸慕今處邊任得將士志  
軍民受賜夷狄所聞故昊賊未測其才謀因用延德爲反間  
以謀撓我師使疑而退黜之賊得其計矣臣又謂仲淹移書  
有利害者三焉一者賊請歸款以我不許爲激衆之謀今仲

淹答而許之則賊之策不得行此亦我權其利也二者賊以  
計緩我鄜延一路入攻之兵而我本無深討之策雖其詐來  
之意於邊境之慮亦無害也一者賊謀撓我師而仲淹答其  
書雖於軍政無損實亦自危危機今大臣果責其專命或言  
其可斬者若有姦謀深利此言使賊知之因致悖慢之言僞  
爲交結之意起市虎拾塵之說設並馬草具之事異朝廷疑  
仲淹而朋比有嫉害者從而媒孽之大則受誅滅之罪小則  
公鼠逐其身使國家一朝失賢三軍無帥去邊地之長城開  
賊寨之大路此實可憂之甚者也臣又見前歲王德用被罪  
廢黜本其事發之因亦由臣寮以讖記之言形貌之肖章奏  
交上何止於二使曾參被殺人之名而不得自明也蓋德用

至公之節得軍中之情有總統之望為遠人所知驟獲憂疑  
忽然廢棄使邊鄙無大將而朝廷終不敢起德用豈非吳賊  
以密謀挾邪而中害良善也今仲淹盡誠許國立義志軀獨  
處遠徼不顧危亡求之品流罕有倫擬在 陛下聖哲推其  
本心令得盡節則天下之幸也臣恐吳賊即設姦計復蒼其  
書矯僞仲淹暗合臣說則望 陛下念之以辨其詐使賢者  
不為賊所欺逐則夷狄亡城立可俟矣或曰蕃寇小醜安有  
遠圖臣對曰預備則無患過慮則少失若吳賊實欲歸款  
之雖過於事無損即如前歲賊使六十餘人峨冠交服託以  
貢奉宣言借稱之意時宰執謀議固無異術但下詔削奪  
還而唯知制誥吳育上言以 聖朝太平既久兵戰不常

且因而撫之然後備邊將以議攻取為便當日柄臣皆謂  
其怯今二年連陷將帥覆沒兵衆豈復可以小寇待之然欲  
行吳育之策而未能也况仲淹以書教賊自是聞外事宜若  
吳賊因而歸順亦國家軍事之利於朝廷有何累哉今韓琦  
督戰無功敗軍殺將尚不欲黜前恐傷國體况仲淹以計策  
或有得失且於事未有大過豈宜輒加其罪諒 陛下神幾  
聖斷盡在策中不待言而後知也臣與琦仲淹皆故舊深知  
今論事之際必盡公言決安危之計非愛憎之心也伏望  
陛下萬幾之暇乙夜詳覽幸甚

慶曆元年上  
時為右正言

上 仁宗論邊機軍政所疑十事

張亢

臣伏以太平日久人不知兵元昊反逆以來民力凋弊而邊

機軍政措置未得其宜今輒陳臣之所疑者十事臣切謂王師每出不利豈非節制不立號令不明訓練不至器械不精或中賊之詭計或自我之貪功或左右前後自不相救或進退出入未知其便或兵多而不能用或兵少而不能濟或為持權者之所逼或因懦將之所牽或人馬困飢而不能奮或山川阻險而不能通此皆將不知兵之弊也未聞深究致敗之由而處置之雖徒益兵馬亦未見必勝之理臣之所疑者一也去春賊至延州諸路發援兵而河東秦鳳各踰千里涇原環慶不下十程去秋賊出鎮戎又遠自鄜延發兵且千里遠關豈能施勇如賊已退乃是空勞師徒異時更寇別路必又如此不戰而自弊臣之所疑者二也今鄜延副總管許懷

德兼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兼鄜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隣路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州又遠于此若一處有事自此發兵赴援而山路險惡人馬已困欲責其功何可得也臣所疑者三也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盡力供億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亦未見成功之效且兵無節制一弊也無奇正二弊也無應援三弊也主將不一四弊也兵分勢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臣所疑者四也古之教習須三年然後功成今之用兵已三年將帥之中孰賢孰愚攻守之術孰得孰失累年敗衄而居邊要者未知有何謀設更數年或未罷兵國用民力

何以克堪若因之以飢饉加之以師旅安危之策未知何如  
臣所疑者五也今言邊事者甚衆朝廷或即奏可使定奪以  
聞或劄下逐處或不令下司前條方遂施行後令復即衝改  
胥吏有抄錄之弊官負無看詳之暇邊防軍政一無定制臣  
所疑者六也夏竦陳執中皆朝廷大臣凡有邊事皆付之不  
疑今但主文書守詔令每有宣命則翻錄行下如諸處申稟  
則令候朝廷指揮如此則何必以大臣主事所疑者七也前  
河北用兵減冗官以省費今陝西日以增員且如制置青白  
鹽使副招撫蕃落使臣等十餘員所占兵士千餘人請給歲  
約數萬緡復有都大提率馬鋪器甲之類又諸州一例招到  
新兵克敵制勝保捷廣銳管毅等指揮久未教閱但費軍廩

無益邊備臣所疑者八也國家竭財用以贍軍士有手藝者  
管兵之官每一指揮抽占三人一如延州諸將不出即有兵  
二萬餘五千守城之外其餘正兵萬五千若有事宜三月內  
不能圍集况四十里外便是賊境一有奔衝緩急何以手拮  
臣所疑者九也陝西教習鄉兵共十餘萬人其中無賴之輩  
名挂尺籍心薄田夫豈無姦盜雜於其中苟無措置它日為  
患不細臣所疑者十也乞暫許臣赴關面陳利害如臣狂率  
不可用即行降黜

慶曆元年七月上時為  
鄜延路經略使知延州

上

仁宗乞因郊禋肆赦招懷西賊

張方平

臣伏以前景祐五年有事于圓丘西戎貢職不至始發虜寨端  
次年春遂稱兵犯邊殺掠吏民邊將備禦無策賊數入寇輒



以勝歸濟其兇謀氣焰益盛今日陝西四路河東麟府遠近屯戍輸輓供給天下爲之勞弊而解嚴息甲未可以日月期也臣嘗聞自邊來者詢賊中事蓋秦羌戎乃漢唐郡縣非以逐水草射獵爲生皆待耕獲而食賊每點集以具糧器用自爲備須歲年爲計乃能一大舉雖破城寨不能得我寸土也而又絕其俸賜禁其互市賊中尺布直錢三百邊防守備繕營益固賊情見勢屈自當改圖然猶騎虎不可復下雖有悔心亦何由自通誠欵朝廷雖欲招來若非時無之事亦難至儻因之來郊禮單慶之故特開曠蕩之恩示以緩懷之意或特降一詔或著之赦書其辭意大略則曰夫王者以天下爲度令生之類罔不恩育况朔方靈武河西五郡聲教所暨

非王民頃自德明已來克保外臣之節朝廷眷待恩禮至隆去年元昊遣使人來稱爲本蕃推戴緣其附順三十餘年忽此奏陳不無疑駭見情未審遂至興兵使邊人不寧師徒暴露今親郊上帝盛禮告成慶賜溥行因繫盡釋乃眷西顧惻然軫念虧於撫育吾甚傷之今後夏州或有使人至者候人不得過絕或有願通於朝廷之意即令邊臣受而上聞且泛告邊臣以謹守封略罔或生事今榜而揭諸塞上或邊臣之有威望者遣單使以朝旨往爲開諭足彰陛下德義之厚無損朝廷威重之躰且賊妄自尊大於巢窟中以矣王者固宜以鳥獸畜之豈足與之辨名器等威之分哉賊若有悔禍之心稱藩納貢陛下優爲封爵名號以服擾之出府庫之

餘以歲時券餌之使天下知陛下深誠遠慮爲生靈計至  
下天地鬼神亦當助仁而佑順仁者無敵於天下况一賊賊  
若賊悍然自恃凶悞不移亦足以驕怠彼心激怒我衆邊臣  
必曰天子之恩愛如此賊無革心我不可以不奮身而爲國  
致討矣戰士必曰天子不以賊之不義而必窮誅是哀吾屬  
之父戎也今賊無革心吾屬不可以不效命鬪戰矣自邊之  
人至于天下之民必曰天子所以赦賊蓋念賦役之煩擾吾  
人之困勞今賊無革心吾人不得不竭力以奉邊矣賊黨必  
曰天子幸加恩而不我誅也而其主苟不思焉是駭我下鋒  
刃之下以濟其欲而已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使我怒彼  
怨賊有自焚之勢則成敗有所分矣今言者聞臣之說必難

臣曰賊自入寇無不尅何困之有今雖招懷之徒示國之弱  
賊肯革心乎臣請對曰昔遷賊之爲邊患也號爲驍悍有謀  
略者陷朔方靈武國家喪地且千里而其衆亦人弊尔特繼  
遷雖不爲六谷所殺勢亦不支矣故其死時戒德明曰尔當  
傾心歸順朝廷如一兩表未蒙開納便連上封章以祈見聽  
故德明欵附畢世不渝今賊非遷比也不幸自其初叛而我  
守邊匪人是故賊累得志而其衆嗜爲寇之利向使我無大  
敗彼無大獲而以賊之虐用其下尋應疲潰矣今朝廷憂畫  
邊事守邊甚固將卒用命財用不乏雖未能大殲其衆姑使  
來無所掠獲即賊自窮感必先開其歸路以爲後圖縱賊未  
懷於國何損必又難臣曰賊雖致欵我心可保乎即有其事

邊備得以蔽之乎臣請對曰昔景德初契丹入河朔先帝  
親駕北狩于澶淵虜主始遣使議通和好俄又其益軍據寬  
中伏弩以死和議遂定于時邊陲可保戎心微誓信而謂  
好至今之堅乎在朝廷所以撫納控馭而已今事邊之責歲  
且千萬用師以來係繫殺戮幾千萬命自古以來論邊事  
者莫不以和戎為利征戎為害蓋深念此也伏願 陛下延  
召二府大臣試詳此議儻蒙採聽則生民之福實所繫賴  
元年十月上時知樞密院  
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洪千  
曰此吾心也命方平以  
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上 仁宗攻守二策

范仲淹

南北饋運輜重動有抄掠賊之巢穴各在河外非奇將不能  
襲至若寇邊常併兵來擾一路每有朝旨令入界牽制其如  
將帥方略非有素定茫然輕進不知所圖但求虛弱之處以  
剽竊為功既不能大振兵威固不能少分賊勢此進討牽制  
之無效也或曰宜用守策來則禦之去則勿逐臣觀今之守  
邊多非士兵不樂久戍又無營田必煩遠饋久戍則軍情危  
殆遠饋則民力將竭歲月綿久恐生他患此守禦之未利也  
臣荷國重寄曾無寸勞夙夜營營思有所補而才疎迂昧終  
無發明今採邊人而成未議固不敢謂其可用亦不敢望其  
必行在朝廷以衆議參一擇其可否如無所取乞賜罷罷  
具下項攻守之議依 聖旨指揮交付梁適齊回赴闕

議攻一

臣謂進討未利則又何攻臣切見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後橋三寨阻延州慶州經過道路使兵勢不安策應迂遠自來雖曾攻取無招降之意据守之謀漢兵纔回邊患如舊臣謂西賊更有大率朝廷必令牽制則可攻之地其在於此可用步兵三萬騎兵五千即延路步兵一萬二千騎兵三千涇原路步軍外蕃兵更可十八千人軍行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強者賞害老幼婦人者斬拒者併力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遁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為城寨以据其地如博城以險而增修半守地則別擇重之處以儲召帶甲之兵助守

壯兼其士役作奉朝旨令修緣途城寨臣以兵方多係官開雜錢并勸令近上入戶以雇夫錢散與助土兵士食錢其帶甲兵士翕然情願諸寨並以工俟城寨堅牢當留主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范全范全今為驍騎副使慶州北都趙明以安撫之

巡檢趙明令為東頭供奉官尋遠寨都巡檢必嚴其戒曰賊大至則明斥候召援兵金湯東去德靖寨四十里西去東谷將六十里西南柔遠寨八十里白豹西去柔遠寨十里南去慶州一百五十里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以助之如此則分彼賊勢振此兵威還得延慶兩路軍馬易於應援所用主兵官員使臣勇夫身死者居其前王信伙青劉極范全劉貽孫張建侯可用策應者居其次任守

死者居其前王信伙青劉極范全劉貽孫張建侯可用策應者居其次任守使臣中可當一隊者參於前隊張信張武譚嘉雲王守恩張懷張懷有心在幹事者營置城寨周羨張中李緯楊鄭劉兼臣觀後

漢段紀明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五十四億三冬  
三具大破諸羌又觀唐馬燧引戰車行則戴甲兵止則為  
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臣以此路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  
車二十兩銀絹錢二十萬以賞有功將吏及歸降蕃部并  
就糴粉粟亦稍足用其環州之西鎮戎之東復有胡虜  
一帶蕃部與明珠滅藏相接阻環州鎮戎經過道路明珠  
滅藏之居北接賊疆多懷觀望又延州南安去故綏州四  
十里在銀夏川口今延州兵馬東渡黃河北入嵐石却西  
渡黃河倒來麟府策應蓋以故綏州一帶賊界阻斷經過  
道路已上三處內鄜府一路臣不曾到彼更乞下本處訪問及畫圖即見山川道路次第也如此取  
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為據守之策比之朝去暮

還此稍為便穩

議守

臣觀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恃險未易可取廷  
官置兵不用祿食每率眾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風集  
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可遠戍之兵久而不代負星霜  
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以給廩食月給庫緡春冬之衣鞋履  
輸滿道不絕國用民力日以屈乏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  
中原積兵之憂異於夷狄也臣謂戎虜縱降塞垣鎮守當  
務經遠古豈無謀臣觀漢趙充國興屯田大獲地利遂破  
先零魏武於征伐之中令帶甲之士隨宜墾闢故不甚勞  
大功克率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唐置屯田天寶

八年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  
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地之毛實役其人民之方  
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嘆臣昨在延州見青  
澗城种世衡言欲於本處漸興田利今聞僅獲萬石臣觀  
今之邊寨皆可使弓手士兵以守之因置營田據定課  
兵獲羨餘中集于官人樂其勤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又  
可息矣且使其徙家寨下重田利習地勢顧父母妻子而  
堅其守比之東兵不樂田利不習地勢復無懷戀者功相  
遠少田處許蕃部進納荒田以償資酬或量給上價直儻朝廷許行此道則委臣  
舉擇官員約古之義酌今之宜行於邊陲庶幾守愈久而  
備愈充雖戎狄時為邊患不能困我中國此臣所以言假

士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為守利也然臣觀前漢高帝之  
盛中有蕭張決勝千里下有百戰之師以四十萬人之眾  
困于平城乃約匈奴和親至高后文景代代如之不絕其  
好而匈奴屢變往往犯塞殺戮帝民不勝其酷至於書問  
傲慢下視中國而人主以生民之故屈已含容不為之動  
孝文即位將軍陳武請議征討以益封疆孝文曰兵凶器  
也雖克所願動必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今匈奴內侵軍吏  
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動心痛傷何日忘之未能銷  
距願且堅兵設候結和通使休守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  
兵故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於田畝天下富實雞鳴犬  
吠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司馬遷以文帝能和樂天下

協於大樂故著于律書為後代法官謂國家用攻則宜取  
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交而民力不匱然後取

文帝和樂之德無孝武哀痛之悔則天下幸甚慶曆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時知慶州詔答曰將帥累次挫衄未甚勇果若幸於或勝  
恐未為良籌假令克復又須守備若且勤訓練嚴加捍禦  
遠設探候制其奔衝見利而進則擊而動度可委銳持以  
即宜深休此意與鄰路互相應援叶心畢力有便宜密具  
聞以

上 仁宗再議攻守

范仲淹

臣切惟 國家太平日久而一旦西戎背德陵犯邊鄙公卿  
大夫爭進計策而未能副 陛下憂邊之心且議攻者謂守  
則示弱議守者謂攻必速禍是一議卒不能合也臣前至延  
州謂復諸寨為守禦之備次則亦其休兵暇遣一介示招

納之意朝廷以羣言之異亦垂采以納今臣領慶州日夜思之

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安危苟則善其遠者則害必至攻其

近者則利必隨守以土丁則安守以東兵則危臣謂攻遠而

害者如諸路深入則將無素謀士無素勇或風沙失道或雨

雪彌旬進則困大河絕漠之限退則有乘危扼險之憂臣謂

攻近而利者在延安慶陽之間有余湯白豹之阻本皆漢寨

陷為賊境隔延慶兵馬之援為蕃漢交易之市每商往來物

貨叢聚此誠要害之地如別路入寇數百里外應接不及則

當遠為牽制金湯白豹等寨可乘虛取之因險設陣布車橫

斬不與懸突擇其要地作為城壘則我無不利之虞至於合

水華池鳳州平戎乘遠德靖六寨兵甲糧斛可就屯泊固非

五云

守備之煩也環州定邊寨鎮戎軍乾興寨相望八十餘里二寨之間有胡蘆泉今屬賊泉為義渠朝那二郡之交其南有明珠城藏之族若進兵據胡蘆泉為軍壁地斷賊路則二族自安宜無異志又朝那之西秦亭之東有水洛城亦為之限今策應之兵由儀隴二州十驛始至如進修水洛斷賊入秦亭之路其利甚大非徒通四路之勢因以張三軍之威也臣謂守以土兵則安者以其習山川道路之利懷父母妻子之戀無父戍之苦無數易之弊臣謂守以東兵則危者蓋費厚則困于財戍久則聚其怨財困則難用怨聚則難保民力日窮志日離他變之生出於不測臣所謂攻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守宜固其久而民力不匱招納之策可行於其間今

奉詔宜令嚴加捍禦觀釁而動與鄰道協心而共圖之又觀赦文謂彼無驕動則我不侵掠臣恐賊寇一隅遠在數百里外應援不及須為牽制之策以沮賊氣至時諸路重兵豈能安坐如無素定之畫又無行營之備恐當牽制之時茫然無措雖見利而莫敢進觀釁而莫敢動寇至愈盛邊患愈深叛亡之人日助賊等不可不大為之謀也願朝廷於守策之外更備攻術彼寇其西我圖其東彼寇其東我圖其西寧有備而不行豈當行而無備也所謂備者必先得密旨許抽將帥便宜從事并先降空名宣敕之類恐可行之日奏請不及臣前曾遣人入界通往來之間或更有人至不可不蒼如朝廷先降密旨令往復議論歲年之間當有成事若謂邊將之取



未雪而不欲俯就臣恐諸路更有不支其恥益大賊或潛結諸蕃并勢合謀則禦之必難且兵馬精勁西戎之所長也金帛豐富中國之所有也禮義不可化干戈不可取則當任其所自勝其所長此霸王之道也臣前知越州每歲納稅絹二萬和買絹二十萬一郡之入凡三十萬儻以啖戎是費一郡之入而息天下之弊也

慶曆二年正月  
上府知慶州

上 仁宗論范仲淹攻守之策

龐籍

臣所奉詔詳范仲淹所上攻守之策及范仲淹近道本州推官張明至具述延慶之明合力出兵之議臣竊謂虜衆之舉齊糧不過十日而利於戰攻我城則常多死傷我邊與戰則屢成挫敗若無有樓櫓矢石芻糧水泉之

具即委之使攻既齎無以糧野無所掠就使十日不退我以重兵乘之觀釁而動誠得全師禦戎之體萬一它路力不能支須至用仲淹之策然由德靖出師路沿洛河涉春泥濘步騎難進若久留賊界人心多搖川谷之險皆可以激擊我軍意外之慮恐不能盡如豫筭或寇深入患大亦不免與仲淹合謀而入擇地而攻也仲淹所陳守用士兵則安東兵則危今士兵之數無多而難於招募東兵亦未可去也且當撫馴訓練興營田減所費為持久寬民之計賊來則力禦之有隙則閒之以俟其弊且西羌之俗時以耕為事略與漢同近年屢有點集人多失業每入寇則計其掠獲僅足償所費人尚不多若堅壁清野使無所徂則勢益窮心必益怨歲月